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四

明 王守仁 撰

文録一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别去極快快也絶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

衆楚最易揺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刋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

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怏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

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為迂腐成之不為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已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

之見乎愛莫為助近為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黄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纎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纎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

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為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為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

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説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所以為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為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

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為兩節而疑其别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

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未有悉如此何邪吾兄之

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凡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為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

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為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衰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宏毅之説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為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宏毅不宏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

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宏毅矣宏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宏毅之說為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宏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宏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為宏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寔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

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為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强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禄為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為仁矣然勇

為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為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絶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

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

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嘆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
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便遲遲亦不
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間散宗賢有惜陰
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
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
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曠

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韋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畧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為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况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絶草亭席虚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原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

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册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颯可憫若吾兄真

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宏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纎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恝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蔕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

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為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間自謂吾黨數人縱使

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

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以堪别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説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媿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脱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吾人尚栖栖未即逃避眞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

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

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熖受鉗鎚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鍾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

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
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
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
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
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
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
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
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

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顔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為是矣夫既自以為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為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

是誠個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

自為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虚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

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

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别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

間欲為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尚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别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

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媿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託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厚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為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禄有地方之責欲脱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 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

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為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弟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為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為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

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為愧為怍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

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為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為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顔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却恐

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為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凉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蔕於其中耶即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

横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密其肯遂自以為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横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塘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為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間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温然純粹者也今兹乃得其為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彜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為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

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藴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見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别來所欲為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歆嘆雅意誠切怏怏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叙别去以為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

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别别又復以為恨不知執事之心亦如何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嫉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

況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黄誠甫癸酉

立志之説已近煩瀆然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

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别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臨别數語彼此闇然終能不忘乃為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即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難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為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為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為今日諸君喜為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為學用功之槩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況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為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莫為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

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强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何如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顔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顔耶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顔頗悉鄙意不

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為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為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耶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

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却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為偽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為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胡幾希矣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别為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

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為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説昔人以扞去外物為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為已

如此說却是扞去外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為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别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别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

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濵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為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為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别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

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為天下倡彼依阿僂儞之徒雖多亦奚以為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為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為執事喜然又甚為執事憂也學絶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

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寛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説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静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

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畧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為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畧則固平日已為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為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

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説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

英敏自應未即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論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吴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顔台仲明德尚謙原靜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為諸友今日喜為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摇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

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雲上因寄一詩令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誠丁丑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横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

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厤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閩人邦英邦正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

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

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黙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

與薛尚謙 戊寅

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

失真恐亦予晦一時言之未瑩耳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絶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為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遥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

君為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徹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

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為心患也小兒勞閑教駑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

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為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

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為至於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為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己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

憂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説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為何如耶聊往數册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湏文字非不欲承命

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己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茍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

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甞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為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强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寠人也雖獲夜

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為妄為偽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内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為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

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倐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盆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塜下進德修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

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令且蹙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税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己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為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内事皆已分内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寔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虚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

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証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為己不徒事於講説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説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庚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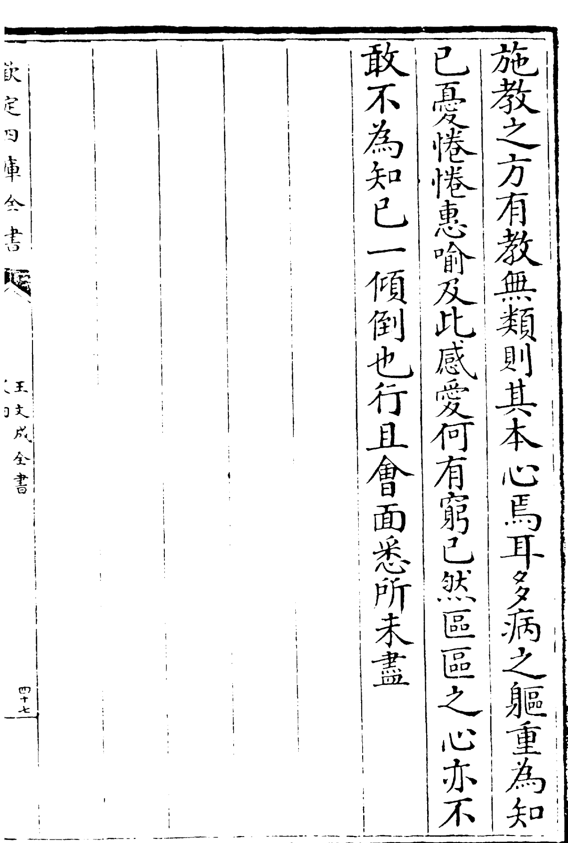
别久矣雖彼此音問闊踈而消息動静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静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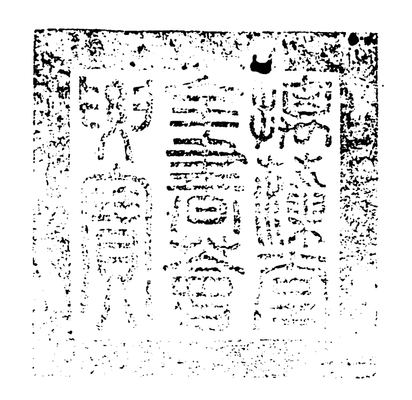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為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為長物

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别以淘金為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巳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


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夕夕病之軀重為知
已憂惓惓惠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
敢不為知已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王文成全書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吴錫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五 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五

明 王守仁 撰

文録二

書二 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别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吴

守欲以府志奉瀆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遯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讜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

想遠使弔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獨以别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畧加點掇鮮不即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讒之近來所見不審又何如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為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

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勅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為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即是時時相見雖别非别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譏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

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别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為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為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寃録讀之見别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

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為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怏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毁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别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源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煆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絶所爭毫釐

耳用熈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
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别學也相見時亦望
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
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
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
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

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畧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為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

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别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惓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罔所

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静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静者也其静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静其静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静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静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静其體也而復求静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

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强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别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怍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為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為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令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

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畀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為說也以是為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為謝相去益遠臨楮怏悒

答方叔賢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

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為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

牽滞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為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為罪也

二 癸未

此學蓁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

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牵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説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呶呶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議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

傷哉所委誌銘旣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為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工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為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

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㝠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魑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

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倣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為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

破牖他些子不得也

二癸未

别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旣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為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為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

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為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奬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録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册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為乎若欲有所記札以

為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為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齎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

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説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黄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葢無所不至茍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

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説當必有所指矣元静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説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為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静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閒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静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為元静決此大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為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

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為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横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為勝心浮

氣所乘未免過為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為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為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嘗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

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為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

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毁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哀經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諒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為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藴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説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為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

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為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氷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為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為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為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

謂欲速助長之為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

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灑落之功歧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

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為而為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説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蘄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蘄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

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絶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静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虚實强弱寒熱内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

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强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絶世故屏思慮偏於虚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訃方爾痛心而復積痾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孑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澌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至者遠近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直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

為聖人之志勿為時議所揺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廣矣荒憒不能多及心亮

與黄勉之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為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

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説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為説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顧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為辭説正恐葛藤纒繞則枝

𠁅反為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為定也

二甲申

勉之别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曽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為神無他希天此即為天無他順帝此即為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閒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為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為明誠之者

之戒慎恐懼即此良知為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為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工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慍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

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

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為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為仁愚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

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説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為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

得其大槩若其精微奥藴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為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

思則無邪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為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

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為月之病昔人多有為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説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如孔子

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

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内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内重為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為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

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内重強剛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徑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悦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

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説且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説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内重亦欲内重謙虗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絶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絶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

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遯世不見知者矣學絶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上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
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
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
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夭壽不二根基
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
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
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黄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
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

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耳閒及之

答董澐蘿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已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況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

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為手足之情受汙辱者然不知致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為得也

只此自以為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為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

得也

與黄宗賢癸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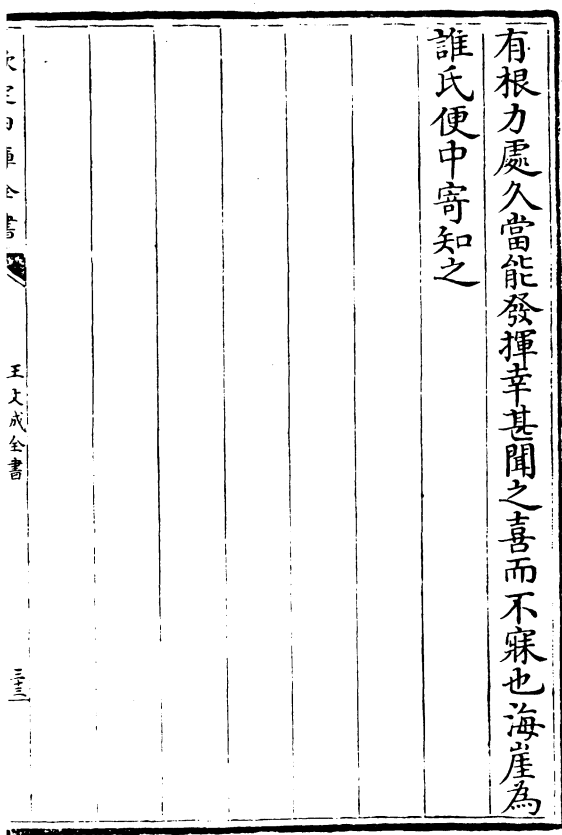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卧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為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

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

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諭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益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為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髡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



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為
誰氏便中寄知之

王文成全書卷五